



「永远的飞虎」丛书

ESCAPE FROM HELL

An AVG Flying Tiger's Journey

地狱逃亡

——飞虎中队长和他的援华记忆

〔美〕路易斯·毕晓普 希拉·毕晓普 著
Lewis Bishop Shiela Bishop
赵庆庆 译



出版传媒集团

人民出版社



「永远的飞虎」丛书

ESCAPE FROM HELL
An AVG Flying Tiger's Journey

地狱逃亡

——飞虎中队长和他的援华记忆

〔美〕路易斯·毕晓普 希拉·毕晓普 著
Lewis Bishop Shiela Bishop
赵庆庆 译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地狱逃亡: 飞虎中队长和他的援华记忆 / (美) 路易斯·毕晓普, (美) 希拉·毕晓普著; 赵庆庆译. —
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7. 10
(永远的飞虎)
ISBN 978-7-201-12202-1

I. ①地… II. ①路…②希…③赵… III. ①抗日战争—中美关系—国际关系史—史料 IV. ①DK265.06
②829.7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85726 号

Escape from Hell

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

© Copyright 2004, Shiela Bishop Irwin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17 by Tianji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 02-2017-146

地狱逃亡——飞虎中队长和他的援华记忆

DIYU TAOWANG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bs@126.com

策划编辑 郑 玥 韩贵骐
责任编辑 郑 玥
装帧设计 汤 磊

印 刷 高教社(天津)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18.5
插 页 4
字 数 250 千字
版次印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

美国援华志愿队第三中队副中队长路易斯·毕晓普在东南亚(1941—1942 年)

该照片为飞行员罗·特·史密斯(路易斯·毕晓普的战友,著有回忆录《飞虎的传说》)所拍摄,由其子布莱德·史密斯提供。



路易斯·毕晓普的身份证(由希拉·毕晓普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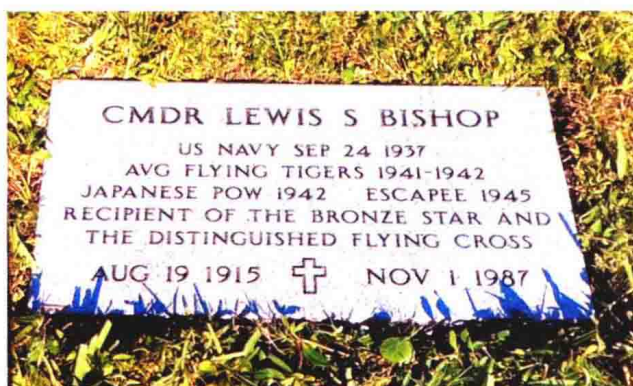
毕晓普生前将这些珍贵的证件随身携带。妻子去世后,它们被夹在旧物中出售。收藏者因母亲生病需钱,通过飞虎协会,联系到毕晓普的女儿希拉。她花了5000美元高价买回了父亲的证件。

左上:飞行学生证

右上:飞虎队身份证,上有陈纳德的签名

左下:在“西弗吉尼亚号”服役的表彰证

右下:海军退役证



路易斯·毕晓普安息在绿草丛中

路易斯·毕晓普(1915年8月19日—1987年11月1日)

1937年9月24日加入美国海军

1941—1942年效力美国援华志愿飞虎队

1942年被日本人俘虏,1945年逃离

曾获铜星勋章和杰出飞行勋章



路易斯·毕晓普在中国抗日时驾驶的 P-40 战斗机(编号 69)

1942 年 3 月,毕晓普从开罗把新型的 P-40E 战斗机开到中国。期间,69 号战机由威廉·麦克加里驾驶,但不幸在泰国被击落。该照片由美国援华志愿队飞行员罗·特·史密斯(毕晓普的战友)所拍摄,由其子布莱德·史密斯提供。



路易斯·毕晓普女儿希拉·毕晓普和“飞虎队”指挥官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女士
(2006 年, 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, 由希拉·毕晓普提供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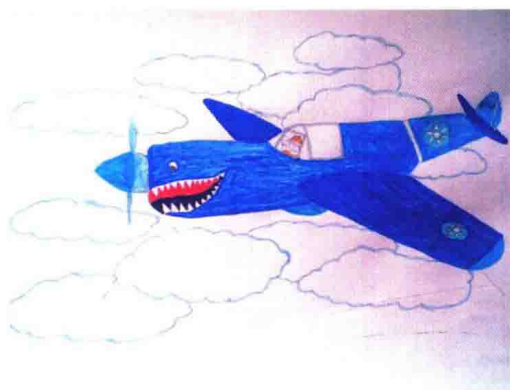
希拉·毕晓普在其父路易斯·毕晓普 75 年前参加空战的所在地怒江河谷发表演讲
(2015 年 9 月 7 日)



云南惠通桥—滇缅公路二战纪念典礼(2015 年 9 月 7 日)



中国小读者向希拉·毕晓普展示其画作,画中的 P-40 战机(编号 69)为希拉·毕晓普的父亲在华抗日时驾驶。



中国小读者手绘 P-40 战机(编号 69)



Cindy 10岁

中国小读者手绘“飞虎队”标志

为自己的自由而奋斗,理所应当;
为别人的自由而奋斗,风节高亮。

——〔美〕马克·吐温

序 一

赵庆庆教授翻译了我父亲路易斯·毕晓普的故事,把它介绍给中国人民,对此,我深感荣幸,又觉得受之有愧。许多人知道美国志愿航空队(American Volunteer Group,简称 AVG)大显神威的故事,他们由陈纳德上校统帅,在 1941—1942 年间来华抗日,因其骁勇善战而被中国人民称为“飞虎队”。

2002 年,我以父亲多年前给我的简短回忆录为基础,着手研究,撰写父亲生平。1987 年,父亲辞世。2004 年,我出版了 *Escape From Hell* 这本书,希望他那些健在的战友们能读到他的故事。传统的出版渠道进展缓慢,而我知道对于飞虎老兵来说,余年已经不多了。父亲在中国逃出日本人的战俘火车后,回到美国,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写下了他的经历,我差不多在 60 年后才完成这个故事,把它推送到美国读者面前。初印的 1000 本通过私人销售一卖而空,过了不到十年,经联系我在亚马逊的 Kindle 系统上出版了该书的电子版。这样,人们得以继续读到父亲的故事。

书中对飞虎将军陈纳德的尊敬和钦佩,感人至深。爸爸写道:“他是我听命过的最优秀、最能干和最果断的指挥官。”陈纳德对飞虎队员也十分关爱,称呼他们为“男孩们”。爸爸被俘后,他为爸爸准备了一万印度支那银圆的赎金。但是日本人拒收,他们更愿意把这只“飞虎”当成战利品囚禁着。

爸爸的故事混合着甜美和苦涩。他在一次大无畏的空战后,获得晋升,但不久即遭俘虏。他勇敢地忍受了各种极其可怕的折磨,最后成功逃跑。



地狱逃亡：飞虎中队长和他的援华记忆

ESCAPE FROM HELL

An AVG Flying Tiger's Journey

战争的摧残让爸爸的余生充满痛苦，万幸的是，他从未粗暴地对待家人。在书中，我谈到了“创伤后紧张紊乱症”，这在作战军人中相当普遍。我无比欣慰地发现，在狱友们的心目中，父亲仍是一位英雄。

2015年9月，我和先生乔治，与美国援华志愿队的其他家人，以及一个特别的老兵代表团，飞往北京参加纪念二战胜利的70周年庆典。我还很荣幸地受邀在云南的怒江河谷演讲，在那里，爸爸、他的飞虎伙伴，曾经和中国人民一起英勇作战。我还欣闻，习近平主席给我的朋友——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女士——颁发了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”。

更令我鼓舞的是，今年92岁高龄的陈香梅女士，让女儿陈美丽教授转达了对我的美好祝福。她祝贺我和翻译家能将拙书圆满翻译成中文，取得最大的成功！

美国航空志愿队的飞虎故事，可谓中美合作的范例，值得再次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。我深深感激赵庆庆教授努力不懈，把飞虎英雄路易斯·毕晓普和女儿希拉（也就是我）合写的书翻译成中文。十多年前，这本书有效地提醒了美国读者不忘前事，在2017年和以后的岁月里，希望它也能在中国读者的心中荡起涟漪。

我第一次见到赵庆庆教授，是在2014年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举行的飞虎团聚盛典上。我们分享了路易斯·毕晓普的故事，很快成了朋友。次年，她和女儿Cindy来我家做客了一个多星期，我们一起工作，敲定书中一些英语表达的确切意思。我深知，她十分勤奋地完成了全书的翻译。尽管我不能阅读中文，但我坚信，以她对中英双语的精通，完全可以做到信实达旨。在此，我把父亲的故事推荐给大家，相信这会有助于促进我们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。

Shirley Bishop Owen

希拉·毕晓普·欧文

2017年4月29日



我为母亲骄傲,她出版了外公的故事。母亲的书包含了外公的自传原稿,这份原稿曾在我们家里的书架上“静坐”了很多年,等着被她重新发现。在我的想象中,外公写下那些文字,不仅是为了记录下他的经历,一吐胸中块垒,也是另一种形式的“逃亡”。母亲在写书的过程中,对外公有了新的认识,并在书中和我们作了分享。

我记忆中的外公,那时他已经退役了。我对他的斑驳记忆包括:到他居住的阳光灿烂的佛罗里达州度假,在他的花园里爬树,在他到我们弗吉尼亚州家中时和他的狗狗玩耍。通过母亲的执着和她的感慨之作,我们三个外孙看到了不一样的外公:勇敢、年轻、壮志凌云。我们也多少了解了他在美国当“飞虎”时,功勋卓著;他在恐怖痛苦的战俘岁月里内力坚定,九死一生,令人难以置信;他在美国回归平民生活后,在种种奋斗和挣扎中度过了余生。

这本书现在在中国翻译出版,犹如在漫漫旅途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,令人激动不已,也形成了另一种神奇的时空链接。

布鲁斯·欧文(路易斯·毕晓普的长孙、希拉·毕晓普的长子)

2017年7月于英国伦敦

小时候,我对外公的最早记忆,部分来自华盛顿的航空航天博物馆。在那里的“飞虎队”展区,我通过照片看到了他和其他飞行员的英姿。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经历,让我感到外公原来超级不凡。可是,我们不经常看到他,对他的了解也是令人惋惜的肤浅。他住在佛罗里达州,我们住在数千千米外的弗吉尼亚州。外公饱经沧桑,许多人的生活产生过积极的影响,他承受的那些考验和磨难,放在今天,恐怕很难理解。

我盼望听到他的故事,听我妈妈道来是十分精彩的,她曾经踏上这一自



地狱逃亡：飞虎中队长和他的援华记忆

ESCAPE FROM HELL
An AVG Flying Tiger's Journey

我之旅、发现之旅，在过去的约十二年里，与外公的战友袍泽见面，走进了外公记忆的深处。有意思的是，生活仿佛棒球比赛中变幻莫测的曲线球，有那么多善缘隐藏在日后的旅途中。外公的回忆屡屡激励我前行，我面临的一切和他所忍耐的相比，根本无足道哉，他在大难中歌唱，在苦熬中保持优雅，再次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奇迹和伟大力量。我希望，这本书能在中美两国文化之间搭起一座永恒的坚固桥梁，并为未来世界勾勒出一幅美好的愿景。

基思·欧文(路易斯·毕晓普的外孙、希拉·毕晓普的次子)

2017年7月于美国西雅图市

我和两个哥哥怀有对外公类似的记忆，特别记得到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，在飞虎队展区看到外公的照片。感谢外公将自己的经历付诸文字，传给母亲。感谢母亲整理、研究、扩写，并自费出版了那些故事，既令人心碎，又洋溢着凯旋的喜悦。所有这些都饱含着感激，深深感谢救助外公逃亡的中国人民。我们也为母亲，为协助母亲研究的父亲，无比骄傲。最后，我们为外公的故事将有中国新听众这一难以置信的机缘，而万分激动。谢谢你，庆庆。

斯科特·欧文(路易斯·毕晓普的外孙、希拉·毕晓普的幼子)

2017年7月于美国纽约

序 二

值此《地狱逃亡——飞虎中队长和援华记忆》(以下简称《地狱逃亡》)一书在中国出版之际,我和本书作者希拉·毕晓普女士、译者庆庆教授一样,心情颇不平静……

记忆使我追溯到三年前的2014年,我们应邀赴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,参加第73届飞虎老兵聚会的那些日日夜夜。

宽敞的迎宾大厅内人头攒动。作为随团翻译的庆庆不时穿行于人群中间,她娴熟的翻译技巧和亲和力,使我们这一行很快就走进了这些飞虎老兵中间。无论是在参观卡瓦诺航空博物馆,还是在飞虎英雄们的空中表演现场等,都能看到她行色匆匆的身影……她每次访谈前认真的功课,使她在与每一位访谈者见面时,总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熟稔和亲切。

年届94岁的飞虎机工长弗兰克·洛桑斯基走进了我们的视线:他,一副军人的身板,最吸引人的是他两道剑眉下冷峻的目光。他不苟言笑,凌厉的眼神令人感到深不可测。在停放着的P-40战斗机模型前,他端坐着等待我们的采访。当我们问到他对中国什么印象最深时,他郑重其事地说了三次“中国女孩”,这句话经庆庆几乎同步的翻译后,引起了满堂欢笑……我不由联想起自己为收集飞虎纪录片素材时,在云南滇缅抗战博物馆看到的一幅织绣品,那是当年腾冲女学生待嫁飞虎队工兵时所做:黄色绸底上绣的鹰代表美国,龙代表中国,中间是一支象征爱情的丘比特神箭,它也寓意着搏



地狱逃亡：飞虎中队长和他的援华记忆

ESCAPE FROM HELL
An AVG Flying Tiger's Journey

击长空的飞虎之鹰……此时，脑海里涌现出的这幅画面，使我不禁对洛桑斯基的情怀找到了生动的具象，觉得眼前这位耄耋之年、严肃有加的老兵更为可亲可爱了。

庆庆与《地狱逃亡》的作者、有着温婉亲切笑容的希拉·毕晓普结识，也是始于这次聚会。

希拉的父亲路易斯·毕晓普是飞虎队第三中队（即“地狱天使”中队）的战斗机飞行员，在仰光、雷允、罗列姆等多次空战中，屡创佳绩。1942年5月17日，他在印度支那执行轰炸日军设施的任务时，因飞机中弹起火，跳伞后不幸落入敌手，先后被羁押于河内、西贡、广州、上海的日本宪兵队监狱。在一千多个地狱般的囹圄里，饱尝包括险遭斩首等毒刑摧残，所幸最后从日军运送战俘的火车上，和战友们一起冒险脱逃。在中国军民的合力救助下，经过五十余天颠沛流离，终于回到了美国家园。可是等待他的，却是爱妻的离婚协议，从未谋面、靠他抚养的三岁小女，以及经济的窘迫和战后的梦魇……记得在云南腾冲的战争遗址，我曾久久注视过那尊美国士兵用弹壳做成的和平鸽与十字架。我想，它也倾诉着千万个毕晓普们和人类正义一族呼唤和平的共同祈愿！

在结束达拉斯聚会和在美采访返回中国的飞机上，我和庆庆比邻而坐。入夜，乘客们都沉沉睡去了，庆庆也关照我早点休息，可她还就着机舱头顶的那一缕灯光，悉心整理着此行的资料。此行老兵聚会前后，在美国从东向西各地辗转，庆庆总是席不暇暖地劳顿受累。尤其难忘在纽约采访迪克、海曼、尤金等飞虎老兵后代，餐桌上，庆庆忙于为各位翻译，本来饭量就小的她，更吃不上几口饭，每每见状，令我心疼不已……望着她娇小纤瘦的身子，我不由戏谑地说道，“你这么勤奋，也无法给你发工资啊？”她抬头望着我，莞尔一笑道：“大家不都一样吗？”

是啊，我想，我们这些志愿者，无论从策划、编导、摄像、剪辑、制片，包括律师等，大家无一例外，全都自费无偿地做着个人所能的一切，无怨无悔，为了记住那些在中国抗战中殒命的英勇飞虎队员，也为了在这些年事已高、日渐凋零的老兵中抢救史料……这或许就是一种使命，一种担当吧。



从美利坚回国数月后,庆庆作为访问学者,去往加拿大。次年母亲节,我欣喜地收到了她的诗文祝福,并告知她和女儿、飞虎小粉丝飞飞,将去希拉位于美国特拉华州米德尔小镇的家,一起商谈《地狱逃亡》一书的翻译事宜,并将共同前往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,拜谒那里唯一有中文镌刻的陈纳德将军之墓……将军生前体恤自己的爱将,在路易斯·毕晓普被俘后,想尽办法为他筹资上万元做赎金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,希拉曾在这里和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女士一起参加庆祝活动……

随同文照一起寄来的,还有庆庆精心策划的一套飞虎丛书的预案。计划共八本,其中包括一本总纲性的纪实报告文学,以及七本美国经典飞虎回忆录和传记的中文译本。它们分别从美国出版的若干同类书籍中精选出来,很有代表性、典型性,其作者部分为我们见过的来华抗战、战功显赫的飞虎将士,也有当年随飞虎队员来华的家人,或为父辈立传的飞虎后代。

庆庆谈到,美国大约从1943年开始出版图文并茂的飞虎回忆录和传记,迄今逾千,目前仍在出版。有些经典之作,多次重印再版,有的还被拍成电影,获得了积极的读者反馈和市场效应。这就像一座桥梁,连接起了西方读者,了解飞虎本人和家庭、飞虎历史、中美关系、世界格局和中美人民之间朴素真挚的情感。有鉴于此,选择经典的英文飞虎回忆录和传记,邀请优秀的译者和专家翻译,以丛书的方式出版,将具有多方面的价值。我非常认同她的想法,并感到从某些方面而言,也是填补了一项空白,颇具创新意义。

2015年,正值美国休斯敦举行海外华人庆祝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活动,从加拿大访学回国不久的庆庆,再度赴美参会。结束休斯敦的活动后,又专程到希拉在纽约的儿子家,进行采访和拍摄。这是一次比较独特的访谈。我们近年接触的飞虎老兵,大多讲述的是如何与敌激战、血洒长空,或是跳伞脱险、被中国军民救助的故事。而希拉娓娓的叙述,把我们带进了另一种被俘的飞虎队员的人生:他们同样九死一生,而家庭破裂、战争后遗症等问题的困扰,在某种程度上,令他们经受的磨难更为惨痛而绵长。这就是他们为另一个民族的自由解放所做出的牺牲……难能可贵的是,他们战胜了这一切,作为飞虎的英魂在中美两国人民交往史上获得了永生,其后代今天还在